



高级跳

猎头老板出招助推

菲乐◎著

HIGH JUMP

跳槽过去，是天堂，可能也是地狱。

猎头老板十年“挖人”经
直言多重职场陷阱
道明跳槽黄金法则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高级跳

猎头老板出招助推

菲乐◎著

HIGH JUMP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级跳 / 菲乐著.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767-281-4

I . 高… II . 菲…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3823 号

高级跳

作 者: 菲 乐

选题策划: 赵建廷 张宝东

责任编辑: 吉奇震

特约策划: 刘杰辉 马利敏

特约编辑: 蔡亚林

装帧设计: 灵拓传媒

出版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7-281-4

定 价: 29.80 元

深圳的生活，处处是博弈。

在职场，我们用跳槽博弈。跳过去，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留下来，收获的可能不仅仅是温饱。

在职场，我们用全副身家博弈，最后可能盆满钵满，也可能血本无归。

如果你正准备跳槽，你要看这本书。

如果你刚刚跳了槽，你更要看这本书。

目录

高级跳

第一章	面试 / 1
第二章	跟单 / 5
第三章	猎头 / 8
第四章	夜店 / 12
第五章	跳槽开始 / 15
第六章	背景调查 / 17
第七章	要挖的人 / 20
第八章	参观 / 24
第九章	相亲也是猎 / 30
第十章	第一次约会 / 36
第十一章	区域督导 / 41
第十二章	出差 / 44
第十三章	人事总监 / 49
第十四章	从头开始 / 54
第十五章	海归 / 57
第十六章	鹿嘴山庄 / 64
第十七章	熟女的爱情 / 68
第十八章	跳槽的理由 / 73
第十九章	机会垂青于谁 / 77
第二十章	空降军 / 82
第二十一章	摊牌 / 87
第二十二章	人事总监的倾诉 / 91



第一章 面试

李嘉越是一家猎头公司的老板,三十三岁,来深圳已经十年了。她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成都的一家制衣厂做外销业务。制衣厂依靠外贸公司接单,发完货后外商直接将货款付给外贸公司,而不是给制衣厂。制衣厂去外贸公司结款,要像给人家当孙子一样求着外贸公司付点钱,所以就经常发不出来工资。嘉越觉得这份工作没什么前途,两个月的工资没结,留下一封辞职信就走了。

在深圳的头两年,她换了十三份工作,面试了无数次,当过秘书、办公室主任、人事经理、销售、策划。1999年互联网大热的时候,她又混进了一个人才网站,算是IT人士。可惜这个人才网站从号称上千万投资到破产,只经历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嘉越工资过万元的高薪日子很短命。

嘉越又去当时还很小很谨慎的腾讯公司面试过一次,在赛格的一个很寒碜的写字间里,知道对方开出来的只有五千元的月薪,她犹豫了。这次的犹豫让她后悔了一辈子,她没有想到后来的腾讯居然能发展到那么大。这么一个巨大的舞台让一直自命很有创新能力的她给错过了,每次想想都要肠绞痛。

嘉越扭头给自己做了一个完整的商业计划,那就是做一个猎头网站,用自己做IT人士的积蓄搏一次,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当一回老板。深圳那时候华强北一带的写字楼,五十多块钱一平米的租金,嘉越找了一个一百二十个平方米的两房一厅,一间做自己的房间,另一间做会议室,外面的大厅招了四个员工坐下。一个小小的公司就这么像模像样地办了起来。

2000年的深圳,猎头公司还很少。接到猎头的电话,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职业中介”,所以嘉越的员工们要不断地给别人重复一句话:我们不向应聘

者收费。当时愿意付出高额招聘费用的公司也很少，嘉越的主要客户都是老外的公司。那些公司规模不大，刚来中国，对中国的人才市场和法制环境两眼一抹黑，嘉越就给他们做做单，赚点小钱。因为服务态度好，竟然也就把一个小公司给坚持了下来。

2008年的深圳，年初股票仍在狂涨中，嘉越的朋友们都沉醉在巴菲特的梦想中，见面就聊股票，每个人都俨然操盘高手。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嘉越的业务自然也充足。春节刚过就接了一个连锁企业的单，一个年销售额过亿的连锁餐厅，委托她招聘一位营运总监，年薪五十万，嘉越签的合同是按照年薪的百分之二十收取佣金。也就是说这单如果操作成了，有六万的收入。

嘉越接到这个单就暗喜。她有一堆的朋友在深圳的报社，天天吃喝玩乐，写些风花雪月的文字，专和美食界、时尚界人士打交道，要想挖一个营销总监还不容易？嘉越把两位做记者的朋友请出来吃了顿饭，两位朋友把手上的名片慷慨地交给她去复印。加起来有一两百张，复印了厚厚的一大叠。这些名片放在别人手中就是废纸一堆，但对嘉越这种做人力资源的人来说，这些名片就是她的筹码，她的生意，再直白一点，就是银子。

嘉越安排猎手仔细地对这些名片筛选了一遍。排除一些有可能是老板的名片，进入他们视线的，还有十几个人。在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在酒店任餐饮总监，有的是在连锁西餐里任总监，还有的是在酒楼里担任管理职位。考虑到在酒店工作的人不熟悉连锁行业的性质，他们决定先从做连锁西餐的人下手。在调查了一系列企业的经营状况后，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浮出水面。这个人是香港籍的广东人士，以前在香港的某知名连锁快餐里做过大区总监，之后跳槽到深圳的一家西餐连锁店做营运总监，但由于经营理念和老总不合，目前正有跳槽的意向。嘉越立即亲自出面联系了这个人，把客户那边的经营情况一介绍，双方均有意。

客户的公司在维也纳酒店附近，老板单先生不想在自己的公司里大动干戈地招聘这么一个高层，嘉越就把面试安排在维也纳酒店。

一楼的咖啡厅同时也是西餐厅，晚上七点，正是就餐时间，商务人士们井然有序地取着食物，然后回到餐桌低声交谈。这样一个环境，很适合轻松而不失正式的交谈。嘉越对自己定的地点很满意。

王先生是嘉越千挑万选出来第一批推荐给客户的人选之一。只是他第一次见面就迟到了，给嘉越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礼节上应

该是他先到等候，在这么小的问题上都处理不好，嘉越对他的职业操守打了一个问号。但王先生既然是深圳一家大名鼎鼎的连锁西餐厅前任营运总监，总得有些料吧！这么有分量的人选很难物色到，嘉越就不好说什么，先让他和客户见面试了再说。

嘉越的客户单总是潮州人，来深圳打拼十多年了，从白手起家到坐拥二十家分店，全是自己一拳一脚打拼起来的江山。虽然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但他身上有广东人特有的那种务实和肯吃苦的精神，也肯钻研，自己从日常的工作中摸索出了一套连锁店的管理理论，所以餐馆的业务发展到后来，竟然可以与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连锁店相提并论，也算是深圳的一个奇迹。他现在的年龄估摸不超过四十五岁，已有不知道多少个亿的身价，但坐在嘉越和王先生的面前全然没有一点架子。

单总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缓缓地说：“按照我现在的身价，我已经不追求收入了，只求企业稳定而持续地发展，我的员工和我的企业共同发展。”

王先生用不高不低的声音，平稳地回应：“您这样的心态对企业的发展是最好的，制定战略的时候可以着远于长远利益，而非眼前的利益。我也正要寻求这样的平台。”

嘉越不说话，只是坐在一边旁听。听到王先生的这番话，一块石头就落了肚。这位王先生的应对很有水平，既恰到好处地让客户感到愉悦，又表明了自己求职的立场。在来这里之前，嘉越已经交代王先生做足了功课，把今天和单先生面谈可能碰到的问题一一分析了一遍。大至深圳经济的发展，小至一个分店的管理，纵向分析餐饮行业的现状，横向比较连锁业中连锁酒店、便利店、面包店等的行业特征，两人都深入交换过意见。而这些，都将可能是单先生感兴趣的话题。现在眼看着开了一个好头，她估计今天的面试多半有戏，便不动声色，喝了口咖啡。

王先生的祖籍是台山，多年前全家移民去了香港，普通话讲得也很生涩。这两位广东人索性就用广东话聊了起来。嘉越硬着头皮听了半晌，开头还勉强跟得上，到后来他们聊得开心，越说语速越快，她听不明白，呵欠几乎就要上来了。

这时手机振动了，云清的电话进来：“嘉越，晚上去仙踪林扎堆如何？”

嘉越捂着电话溜到了一边儿，问：“啥事儿？今晚啥主题？”

云清说：“有八卦。”

嘉越一听有八卦，来了精神，两眼放光，嘴里直说：“好好好，你们等着，我这正面试，半个小时以后过去。”

回到桌边，王先生和单总的谈话仍然进行得热火朝天，看这架势，嘉越很有耐心地坐了一会儿，瞅着两人谈话的一个空当，插进去说：“单总，你们二位讲白话，不好意思，可能听不大懂，要不你们二位先谈着？我这边还有点事情，我就先告辞了。”

单总这才想起嘉越是四川人，立即歉意地说：“李小姐，不好意思啊，呵呵，我忘了你不懂白话了。你要有事，就先走吧。”

嘉越又朝王先生点了点头，说：“王先生，不好意思啊，我先失陪了，您和单总慢慢聊，回头我们再联系。”

王先生点点头，嘉越就站起来告辞了。

走出维也纳酒店，华灯初上，福华路上的大小餐馆灯火通明。嘉越觉得这个王先生的分量够重，根据两个人聊的程度来看，成功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五十。想着几万块钱雪花银子就在前方向自己招手，她恨不得立即去大吃一顿，先行庆贺。她启动了红色的福特，在拥挤的车河中，艰难地挤进福星路狭窄的车道上，开向 COCO PARK。

第二章 跟单

COCO PARK 离维也纳酒店很近。这是新近建起来的一座购物公园，集购物、餐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位置很好，在福田中心区，被一片新建起来的豪华写字楼环绕，也就成为白领们出来小资一把的去处。一楼有一条繁华的酒吧街，各式各样的酒吧露天营业，消费从十几元到上百元都有，买一瓶啤酒可以在这里悠然地坐到半夜。所以这个地方很受老外的欢迎，入夜后有各种肤色的人种出入。老外多的地方美女就多，风水就旺起来了。

嘉越和云清她们喜欢去安静一点的仙棕林。

嘉越穿着浅蓝色的衬衣，外面是一件白色的小马夹，衬衣上随意地打着一条黄色的小领带，下面是蓝色的钉珠牛仔裤，白天的高跟凉鞋。这身打扮去出席客户的面试不是很正式，但是嘉越喜欢这样的风格，她自信这样的风格会给客户留下更强烈的个人印象，而不是呆板的人力资源从业人士，所以就我行我素了。

云清在银行工作，向来把自己打扮得中规中矩，以前满衣橱非灰即黑的衣服，在嘉越的强烈抗议和改造下，这几年也慢慢尝试一些女人味较足的颜色。今天她穿了一件粉色的针织衫，下面是粉色的百褶纱裙，针织衫上点缀着一条灰色的皮草，配了一条白色珍珠项链。

她俩一人点一杯原味奶茶聊天。

“走冰。”云清熟练地对小弟说。

嘉越、云清这样年龄的女孩，正代表了当下流行的“熟女”形象，嘉越也常常自嘲为“剩女”。如今剩女在深圳越来越多了，她们受过高等教育，来深圳多年，在事业上有了一定的基础，月收入平均在七八千以上，可以自己买套房子再过上慢悠悠的小资生活，男人对她们来说不是饭票，而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或者也

是因为她们自己的原因,一般的男人不被她们放在眼里,事业上比她们更成功的男人才有可能进入她们的视线,而符合条件的男人又往往把目光盯在“八零后”。这个选择的错位,让熟女们患得患失后也就无所谓了。爱谁谁吧,独居的生活没人管,不管人,独来独往也挺好,反正失落的时候还有一帮姐妹可以倾诉。

“再过两天就情人节了,你有什么打算?”嘉越问。

“能有什么打算?一个人过呗。”云清说。

“你呀,今年是不是闭着眼把自己嫁了算了。”嘉越故意逗云清玩。

云清捂着嘴笑,“呵呵,是啊是啊,你怎么知道。我一定要闭着眼把自己嫁掉。只要追我的人不讨厌。”这句话是云清的口头禅了,每年年初都要说一次。

嘉越说:“我前两天遇到一个帅哥,客户的人事总监,年龄比你大几岁。我打听了一下,还单身,哪天拉他出来和你见见。咱肥水不流外人田。”

嘉越一来真的,云清就露出大尾巴了,“不要不要,人家帅哥哪会没有女朋友啊!我就算了吧!”

嘉越特烦云清谦虚,挥着手说:“管他有没有女朋友呢,有也破坏了再说。我都问过了,这次你一定要泡。”

奶茶端上来了,嘉越捧着杯子猛喝了一口,“哎呀爽啊,我太喜欢这奶茶的味儿了!对了,你不是说有八卦要告诉我吗?”

云清用修长的手指轻轻抚摸着茶杯,扭扭捏捏地说:“我可能这周末要去相亲……”

嘉越一下子被呛住了,噼里啪啦地说:“什么?你要相亲!没搞错吧!你怎么可能同意去相亲?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云清有点不好意思,说:“你能不能陪我去啊?”

嘉越拼命点头,“可以可以,只要是你的事,上刀山我也去。”

那个要和云清相亲的工程师,是云清在一个交友网站上认识的。云清是个很保守的女孩,祖上是广东的一个大地主,家教很严,所以父母将云清教育得她条条框框地给自己设了一大堆规矩,从不逾越。嘉越经常笑她不是生活在21世纪的人,更不是生活在深圳的人。云清不喜欢相亲,更不相信网络上认识的男人。但嘉越不管那么多,强制地把云清的照片和档案登记在深圳一个点击率据说很高的交友网站上,还整天没事儿就帮云清写信回信。这次云清要见的这个男人,是深圳一个设计院的建筑设计师。

“这个男的什么条件?”

“好像四十岁左右，离了婚，带着一个孩子，小孩儿可能十多岁了。”

嘉越说：“听上去不太离谱，只要是好好过日子的人，可以考虑。搞建筑设计的工程师，大多数还比较老实。”嘉越做猎头，整天和工程师打交道，知道这些人都是些性格内向、比较呆板的人，一起生活可能没什么情调，做老公还是可靠的。

云清无可无不可地点点头，“看看吧。”

嘉越看她那无所谓的态度，又急眼了，“你这次可得给我认真点！你相亲的衣服要我来挑！”

她们两个是性格相差极远的人，为什么在一起成了闺密，嘉越也很纳闷。嘉越个子高大，性格豪爽，说话的嗓门又大，喜欢没心没肺地笑。云清纤细清秀，极细心，斯文多礼，说话做事总是三思而后行。嘉越常说她们是加大码和加小码组合，逛街买衣服都走不到一块儿去。

她们又接着聊了一堆人的八卦：谁谁最近泡了一个地产公司的老总，弄了一套房子；谁谁在和老婆闹离婚，据说弄得不好要净身出户，房子车子存款都不想要了；谁谁最近接着换了三个男朋友，换男朋友同居跟换衣服一样。最后歉歉感叹了一下，活在深圳，怎么都找不到真感情？

嘉越说着说着就又数落云清：“你呀你呀，看看别人再看看你，照你这么被动，好男人都被别人用光了！”

“你还说我，你不也一样嘛！”

嘉越来劲了，说：“靠，你怎么能跟我比，我要男人，一抓一把好不好？”

云清又捂着嘴笑，“你就吹吧，呵呵。”

嘉越抬手看了一下表，十点了，估计着维也纳酒店那边的面试也进行得差不多了，就给王先生打电话：“王先生，和单总谈完了吗？”

“谈完了，谢谢你，李小姐。”

“不客气。您感觉谈得如何？”

“还行，单总很多方面的理念和我一致，我感觉我们有合作的空间。”

“那太好了，我们之前说要谈的那些内容，今天都聊到了吗？”

“都谈到了，但有的地方还不够深。”

“没关系，这么重要的职位，肯定还需要多谈几次，后面我会继续安排的。”

“那谢谢你。”

“OK，这么晚了，今天不打扰了，明天我和单总联系了以后，再给您去电话。”

一个好的开始，嘉越想，不能高兴得太早，不可能这么轻易地结束这个单子，明天和单总联系了才知道。

第三章 猎头

早上九点，嘉越准时走进位于华强北的办公室。她租的这个写字间，虽然在华强北的黄金地段，但这栋楼已经有了些历史，所以租金并不算贵。同一层楼有好多这样的小公司，大部分都是做手机生意的。像他们这样做猎头的公司，独此一家。曾经有一回坐电梯，还听到一个男的在她旁边问：“我们那层楼怎么有一个猪头公司呢？”她又好气又好笑地冲那个男的翻了个白眼，“先生，是猎头公司。我就是这间猎头公司的。”那个男的张口结舌，直朝她道歉。她也没介意，猎头猎头，看上去是很像猪头嘛，呵呵。不过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猎头这个行业还不怎么为人所知，不像现在，遍地都是。

嘉越在自己的座位上刚坐下，Jane 就慌慌张张地敲门进来，“我那个同心水科技的单出了问题了！”

“出了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他们偷偷地录用了我们推荐的董先生，已经去上班一个星期了，没通知我，可能想赖账！”

同心水科技在深圳的宝安区，嘉越去看过他们的工厂。投资者是做 OEM 的香港某电子公司，在那一带有好几间厂，这家同心水科技只是他们诸多工厂中的一家，还在筹建中，厂房刚建好，没什么员工，只有工程师到了位。这次委托招聘的是工厂厂长。他们的产品是一种饮水机，可以直接将空气中的湿气吸收转化为可饮用的水，据说可以在干旱地区使用。嘉越不是很看好这个产品，又大又笨重，运行起来嗡嗡地响，售价想来也很贵，干旱缺水的地方很多是经济落后地区，要在市场上推广很难。

“我们给这家客户推荐了几个人？”

“推荐了三个，有一个是重点推荐的，对工厂的管理很熟，对这种电器设备的技术研发也很熟。”

“他们录用的这个董先生是我们重点推荐的那位吗？”

“不是，”Jane 困惑地说，“他们录用了我最不看好的那一位。”

“哦？”嘉越感兴趣起来。

“可能是重点推荐的那个人选要价太高吧，他要的月薪是两万，这家客户估计最多只能开到一万五。但是为什么要录用这位董先生，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个董先生属于那种比较能吹的类型，实际工作起来，未必会有多少料。我本来只是拿他当陪衬。”

“我们的佣金是多少钱？”

“四万。”

嘉越说：“没关系，你不是有他们老板的手机吗？你先假装不知道这事，问他们觉得董先生如何，听董先生说有可能被录用。然后听听他们老板怎么接你的话。他是大老板，开的也不止这一家工厂，你装不知道，他肯定抹不开面子，不一定会否认的。现在没必要翻脸。”

Jane 一听茅塞顿开，说好好好，她现在就去打。

五分钟后，Jane 又进来，说效果很好，那个老板已经承认了，说会尽快给我们付款。

嘉越笑笑，这是意料中的事。做猎头这么多年，这种事情碰到的多了。毕竟是中介，被当事人企图一脚踢开是很正常的。企业如果这么做，最后一定损害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录用了人选却不付钱的行为，猎头公司肯定会告知应聘者。应聘者在试用期间，就不会安安心心地在新公司工作。企业文化无法信任，又是这么重要的岗位，谁也不敢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所以应聘者宁愿和猎头合作，也不愿一脚踏进黑窝。再说，这种公司一旦在猎头行业内部上了黑名单，以后谁也不敢为他们服务，更会劝求职者远离这种公司。

Jane 今年二十六岁，读的不是正规的大学，大专学历，做猎头之前在一家工厂做质检工作。被前一个老板慧眼识珠招去做猎头，在嘉越这里，已经是她的第三份工作了。虽然谈吐和气质不足以去大公司接订单，但人很勤奋，沟通能力也强，挖人跳槽的时候能够准确地把握应聘者的心理，所以在嘉越公司里拿的提成一直比较高，每个月平均都有五六千左右。对于一个大专毕业的小女孩来说，还算满足了。

嘉越一般会把一些难度比较高的定单交给 Jane 做，她会帮 Jane 把企业招聘的背景情况分析好，要什么样的人也定好位，Jane 只管后续的操作，只要按照嘉越的计划一步一步做，最后成功率一般都比较高。嘉越这样教她，也是因为喜欢 Jane 的勤奋，所以毫无保留。但后来 Jane 辞了职自己成立了一家公司，还撬走了嘉越的客户，却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虽然从开公司那天她就已经做好了发生这一类事情的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最喜欢、最重视的员工身上，那种被背叛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这是后话。

嘉越给单总拨了一个电话。响了好久，没人接。嘉越心中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下午单总的电话终于回进来了。

“李小姐，你好。”

“单总，您好！昨天和王先生谈完以后，您的感觉怎样？”

“李小姐，我和王先生谈得还可以。但是，后来我找朋友去调查他了，发现有问题，你最好能帮我了解清楚。”

嘉越的一颗心都悬了起来。问题？什么问题？

“我的一个朋友刚好和他老板是同乡，帮我去了解了一下，据说他现在已经不在职了，而且离职前和老板闹得很不愉快。他老板对他的评价很低，说他这个人性格有问题，还有以权谋私的行为。如果是这样的人，我不敢用。”

嘉越很震惊，联系王先生之前，她也找人了解过关于王先生的情况，那人也在同一家公司担任要职，但他对王先生的评价很好。这中间有什么故事？

嘉越说：“单总，这样吧，我再找人去调查一下，对这件事，一定要了解清楚。”挂了电话，嘉越想得另外找人了。深圳餐饮界的圈子很小，这些老板们大多数都是广东本地人，要在圈子中了解个什么人和事很容易。如果王先生真的和前任老板有什么过节，这件事对他在深圳的餐饮界再就业，影响就大了。对于单总来说，多半就不会要他，她得在短期之内，赶紧另外推荐人选给单总。

她站起来，出去外面的办公室倒茶。路过张涛的办公桌，看他正在对着一堆简历发愣；不由得叹了口气。这个内向的张涛，实在不适合做猎头，整整一天了，听他打出去的电话不超过三个。她不是不培养他，三年来张涛为公司赚进的钱远远不够给他发工资的，但看在他老实厚道，一直把最简单的职位交给他去做。这些职位都是些工程师的职位，公司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足够张涛去操作了，他只需要按部就班地打电话就行。可就是打电话这么简单的事，也成

了张涛最困难的事，他似乎天生就不善于和人沟通，对着电话就犯难。但他去为公司跑些杂事，比如报税啊社保啊取支票啊，就勤快得很，还办得踏踏实实的，绝不需要嘉越过问。所以嘉越一直硬不下心来逼他，找他单独谈话的时候，也是考虑了又考虑，生怕伤了他的自尊心。三十多岁的男人，比嘉越还大几岁，混成这样，对于一个正规大学毕业的本科生来说，也实在少见。

响鼓不用重捶，张涛是重捶了又重捶，还是没用。炒掉他，下不了那个狠心。

又该找他谈话了，嘉越想，唉。